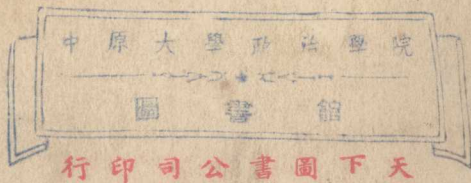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衆文藝叢書

誰害的？

西戎著



誰 害 的 ？

西 戎 著

天 下 圖 書 公 司 印 行

誰害的？

作者

西

戎

發行者

葛

一

虹

出版者

天下圖書公司

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
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號二五號

• 印翻准不 • 有所權版 •

一九〇五年八月

在北京印造華北第一版

目
錄

活出來了.....	一
喜事.....	10
好夫妻.....	八
誰害的？.....	三
調解.....	五

活出來了

咱六歲上沒有了媽，十一歲上死了爹，家裏姐妹兄弟，甚也沒啦，就剩下我這個少娘沒老子的孤鬼。就這樣無依無靠的孤鬼吧，有個好婆家也算事，可是就連個好婆家都沒問下呀！真是一頭沒有一頭嘛！

問婆家的那時分，一來是咱年歲小，二來是那會兒的世事和如今不一樣！你心上不悅意，嘴裏也不敢講，由我爹一個人作主，他說怎着就怎着。後來媒說成了，送了定婚財禮，我還不知道。一次到姥姥（外婆）家裏去，姥姥才傷心的告給我說：『你爹飢荒（債）逼的沒法，你媽死了那年賒下人家的棺材，二三年了沒錢給人家。你爹才把你七十塊洋錢問出去的。』我一聽到真是心痛死了。一直哭了三天，眼窩都哭腫了。回去問爹，爹說：『我有什麼法呢？你要賣房賣地開飢荒，咱這家人到野地裏住去呀！紅紙白洋說定的，穿了人家的，用了人家的，你哭有什麼用呢？』真的；我想了下爹的話，『光哭有什麼

用呢？用了人家的，穿了人家的。『這到把你的嘴堵死了，這還說甚呢？還能和如今的人似的，講『對象呀』『自由呀』的麼……什話也不能說了！』

到我十一歲上那年的夏裏，爹得了個『出水』病，就下世了。這下我可真成了個天不管，地不問的孤鬼了！沒有辦法，賣了幾塊地把我爹埋了，我就住到姥姥家裏去。依我老爹的意思，是要把我送到婆婆家去，可是我姥姥就不樂意說：『孩兒這麼小，針線茶飯，一竅不入，送到人家叫挨打去呀？』依了我姥姥；在他家裏又住了三年。到十四歲上；當了小媳婦。

婆婆家合共四口人，公公是個老實疙瘩；家裏什麼事都不管。天天只知道抗上鋤頭開地。婆婆可就不是這號人了。家裏的人怕她到不說，在村裏，人家叫她『母老虎』。他臉上有幾顆白麻子，眼窩深深的，大大的，眉毛又黑又粗，時常總是把臉皮一放。可怕人哩！吼人時那付嗓子，真能把你嚇的丟了魂。我男人呢？是個『浪蕩鬼』，愛穿好的，愛吃好的，死懶怕動彈，鋤把鋤把都不抓，像個游民似的，一天價串門子。可是老倆口，就連句重話都不說。一輩子就這麼一個寶，嬌的要幹甚，就幹甚哩。我到他家三年，沒有好活了一

天。整天價起來不是婆婆罵，就是男人打，飯做的多了，媳婦的過，飯做的少了，媳婦的過，雞丟了蛋，媳婦的過……沒有一件壞事不是媳婦的過。你只要稍微做一點點錯事，只要婆婆罵上一句話，她兒子的鞋底，立馬就打到我臉上了。有時，把麻繩扭住，沾上水打哩，怕村裏人知道了，黑夜門上門打。真是打的你七死八活，身上紅一塊，青一塊的。有時候我半夜裏傷痛的睡不着，就想起了上吊喝洋烟，可是又想了下，死了還不是苦了自個。

每日，院裏還黑黑的，天上的星星都沒有落盡，就得爬起來。先擔上一甕水，以後，就是做飯，蒸鍋餲和山藥蛋，這天天做的飯，都得問了婆婆才敢做。飯做到鍋裏了，就一個人到院裏推磨去。夏裏還好，到冬天碰上那鬼抽筋的天氣，真能把人凍死。手脚都凍僵了，還是一個人推到底。婆婆可還常捲我說：『比驢都奸懶！』

收拾了磨，把飯撈出來，一碗一碗的端到他們的手裏，他們在炕上吃着，自己在鍋頭站着。一直等的都放下碗，我才敢吃。吃了第一碗就心第二碗。把杓子一伸到鍋裏，婆婆的眼窩就一下死盯住，嚇的慢慢在上面盛些湯。清流流

的喝上兩碗，婆婆說：『不吃了給豬倒上！』我那敢說吃呢？肚子裏餓，口裏不敢說。『涮』半鍋子飯，全喂了豬。

喝上兩碗清飯，我就得上地去。到落太陽回來又是兩碗清飯，餓的黑夜睡不了覺。婆婆還到村裏說：『我家媳婦子，吃的比豬還多，可是養活不了！』

有一遍：『貨郎子』來了，趁着婆婆不在家，我就拿雞蛋換了三個針，回來叫婆婆知道了，給他兒子說：『這件子貨，咱家裏供養不起了。再養三年，把家當都能糟蹋完，高低死了吧，死了那裏還問不下她這件子貨，七十塊錢又是一個。』這下，把她兒子的火纔點着了，門背後摸出『泡桿』來就打。打的我直躺了三天沒有喝一口水，婆婆還說：『你死吧，死了給一塊墊蓆捲去。』

又一次，是我坐月子時候，她捲罵的非讓推磨去不行，剛到磨上推了兩圈，肚子痛的不成了，這才回到家裏上了炕。

你想十冬臘月坐月子，家裏不給生火，又是個大石窰，好人吧，凍的怎能住呀，我凍的兩條腿在炕上暖不過來，後來村裏人看不過眼，說的才給我馱了

一 馱炭。

月子裏，沒人伺候，親沒親，姑沒姑，就是個姥姥，上了年紀的人，來住了三天，伺候的我下了炕，就走了。一直，自個鬧，自個吃，婆婆連看一下都不。每天是那清水米湯，人常說：『引孩老婆，一頓吃一鍋。』我就飯都吃不飽嗎，還比人家坐了月子，吃這，吃那的？

有一天前晌。我餓的實在不行了，跑過去挖了半碗高粱麵，喝了點米湯，叫婆婆知道了，說我偷吃。她兒紅不說黑不道，抓住頭髮就打，打的我眉腫眼胖，躺在炕上。小孩也沒奶了。不到十天，孩兒死了。

在這家裏尅打的我沒法活，挨打的次數，數不清！

說穿衣裳吧，三年沒穿過一寸新布。都是人家穿了頭道，我穿二道，拆洗，補釘，年年都是這樣。

大前年四月裏，咱村裏成立了婦救會。咱却整天像坐牢一樣囚在家裏，怎能知道呢？縣上一位曹同志到我家裏走了一回，我才知道婦救會，說是爲了抗日，解決咱們婦女的痛苦。她問我願意不願意參加？我那裏敢說呢？心裏想

參加，口裏不敢講。後來他又說：『你參加吧，就把你的名字寫上。婦救會，能給咱們婦女解決問題，你家裏不是老虐待你嗎？你參加了，咱們替你解決，想辦法。』一頓把我說的心開了，可是又怕婆婆知道了挨打，到底是參加呀不參加呀？想了好半天，才打準主義說：『參加！』

後晌婆婆回來知道了，從院裏一直罵到家裏，說：『造反了，想上天了，你再敢和那婊子在一塊，把你的小腿給打斷！』夜裏他兒子趕集回來，她又告了她兒，起先沒言傳，到睡覺的時分等我脫了衣裳，把門一門，拿起鞭桿子就是個打。那陣我也不知怎的，和往常不一樣了。心裏想：『反正是個挨打，咱們就打。』他剛打了一鞭桿，我就一撲爬起來和他幹。他看着沒法了，吼她媽。婆婆跑過來，兩個人把我綁住放到地上，怕我叫，口裏塞上棉花，直打得我昏了過去，第二天，渾身痛的像抽了骨頭一樣。一早連飯都沒吃，我跑到縣上來找曹同志；正好，那天曹同志準備到我們村裏來開會。我對曹同志哭，把衣裳脫了給她看。曹同志一看，氣得把手往桌子上一拍，說：『這還了得，走，到村公所去！這簡直沒人活的路了嘛！』

我和曹同志相跟上回到村裏，見我婆婆又哭又罵的鬧開了，說：『你們這羣婊子……把我媳婦引壞了……把你們祖宗都×死的……』村裏人不理她，曹同志也沒管她，先開了個婦救大會，決議把她家兒子送到區上去，我也跑到區上，過了一堂，罰他坐半個月禁閉。區長說：『這回你是頭一次，下回你再打她可就不行。』從這回以後，他們害怕了，說是我有了作主的人，只敢罵不敢打了。

第二年臘月，我當了婦救會的宣傳。開了幾次會，我也懂得婦救會是幹甚的了。回到家裏，他們罵我，我也敢回嘴了，反正我總記住曹同志的話：『婦女不能受壓迫，如今的社會，是男女平等的，要提高婦女的地位，不准打罵婦女，婦女不能做牛馬奴隸。』這下，我心裏可有底，過去像個瞎子，給人當了半輩子奴隸，而今可不能受壓迫了。膽子慢慢的變大了。

過年的那幾天，家裏的一條大犍牛死了。婆婆一口咬住說我給牛糟裏放上針，故意把牛害死的。婆婆不敢打我，她兒子又把我打了一頓，說：『去吧！找你的娘老子去吧！』第二天我到婦救會說了一下，又跑到區上。一進門，區

長知道我又挨了打。他說要給我們調解，我說：『不能，他家的飯我吃够了；他家的路，我走盡了，區長，我再在他家活下去，連命也保不住了。聽了我的話，區長就寫信叫我男人。把他叫來，在禁閉室裏押了一夜。區長問他：『你爲什麼不聽話還要打婆姨呢？你知道如今不是打婆姨的時候了？我上回不是和你說不能打了！』他氣也不出。我問他：『你打我有什麼理由，在這裏齊說，我給你說，我是不回你家裏去了。再叫你媽用七十個洋錢與你買去吧！』

『你婆姨要給你離婚，有什麼意見？』區長問他，老半天，他咕咕哼哼的說：『離就離吧！』我馬上接過去說：『那就對，你只要同意，咱今天就離！』最後他同意了，區長告訴我們說：『你們先各回各家去，離婚證領下來，就離是了。』

罷罷罷，這才算飛出那埋人家！這才算活出來了。

如今我找的這個對象，雖說是個受苦漢，可還多少識幾個字；全村的人選他當農會秘書，幹了一年，縣上的同志和他說：『你這個人很負責，好好的幹吧，有希望！和你婆姨一樣。』這麼說他，我也覺得心裏暢快。倆口子都在村

上幹工作，跟前又有個孩，而今日子，過的好多啦。

年時，我也解決了幾樁婦女問題，我心裏明白，自己受了半輩子罪嚟！還不清楚？別人說挨打，自己就知道肉痛。又想起曹同志說的話：『咱們這輩人受了苦，別叫後世的人再受苦；先頭的人受了苦，別叫後頭的人再受苦。婦女求解放的這條路兒，可是長哩，這就和修路一樣，想走好路，要下苦，一鏟一鏟的修路才能成功。而今我們要走婦女解放這根新路，就要我們婦女下苦，你說對嗎？』

一九四三年三月於保德

喜事

這幾天，小秀真高興，臉頰紅潤潤的。一碰到人，別人還不覺得怎樣，她便把黑緞子似的頭髮一甩，忍不住裂開嘴笑了。

『噯喲！有了喜，高興的嘴都抵不住哩！』村裏和小秀同輩的婦女們，見了面這樣開着小秀的玩笑。

小秀真是有了喜，再過兩天，就要同村裏民兵小隊長海娃結婚啦。這是年青人一生中頭一件喜事，爲什麼不高興呢？再說人家小秀和海娃，兩個人是『自由』的對象，沒有點點不舒意處，自然更該樂啦！

小秀的喜事，村裏誰都說和往日不同了。小秀從前也見過村裏女子們出嫁，前兩天就飯不吃，門不出，坐在炕角裏哭鼻子，想像着自己未來的生活，和沒有見過一次面的陌生的丈夫，心裏感到恐懼和不安。這種心情，在小秀是半點也沒有的。還在半個月以前，小秀就和海娃商量好結婚要做的衣服，要買

的東西，海娃進城全置辦回來了：藍花布、紅花布、條兒布、紅毛衣、洋襪子，樣樣都叫小秀滿意。海娃知道小秀愛講衛生，愛學習，還特別多買了一塊香胰子，一個小日記本，送給小秀。小秀呢？也早加工縫了一條子彈袋，一個『時興』掛包送給了海娃。這幾天，小秀約了紡織組的幾個伙伴，一面趕縫嫁衣，順便就又講起她和海娃來了。小秀一點不封建，她講她同她媽媽鬧鬥爭。原來在不久以前，東土村的張財主家，差了兩個媒人來說媒，要給他兒娶小秀，一口就答應出八萬塊錢，她媽答應下了，小秀不依，向她提出抗議說：『舊社會把婦女當牲口賣，這陣新社會不能啦，沒有經我同意，就是不成！』她媽說：『你懂下個甚？人家幾輩子的財主，高門大戶，去了享一輩子福！』

『誰愛他享福日子！惡心！』小秀白了她媽一眼：『誰不知道，他兒是個二大流、又抽又賭不勞動，我不愛！』

就這樣，小秀拒絕了她媽媽同媒人，根據自己要求的條件，挑上了海娃。他年青，又識字，當民兵四年啦，作戰勇敢，四四年當了民兵英雄，又是小隊

長，工作積極，勞動也好，這就是小秀『自由』海娃的條件。

海娃呢？自然也愛小秀，心靈手巧，做的好茶好飯，縫的細針細線，紡織、學習、擁軍都好，還是村裏婦女小組長。兩個人的條件，自然是在一塊談過了，都同意，才向家裏提出來的。

海娃爹來找小秀媽媽探話了：『你大嬸，你看海娃和小秀……你是個甚意見呢？』

『唉！怕不好吧！外人聽見了會笑話！』

『噯噯！』海娃爹偏了一下頭：『如今這世勢你不看，可不是從前啦！這個好嘛！孩兒們自己給自己『自由』，將來沒埋怨，鬧生產呀，過日子呀，人家能合到一塊。看從前，花上銀錢孩兒們還不如意，今天打架，明天動武，根本是砂面捏窩窩，就團不到一墻嘛，唉，爲父母的跟上盡是生氣！』

『呵！也真是！』小秀媽想起自己年青時候的痛苦，動搖了。

『如今這是年青人的世勢，幹甚都要新腦筋，咱們這老腦筋，人家說『頑固』『封建』，依我看，也是正月裏賣門神——過時貨啦，由他們年青人去

吧！」

小秀媽媽想了想海娃，雖然窮，到是個挺好後生，也還如意。便正式徵求小秀的話：『海娃你舒意的，可是窮呀！』

『窮怕甚？』小秀駁斥着她媽媽：『鞋上綉花不算能，能刨能鬧的不算窮，好日子是人刨鬧的，又不是天生的命定的。要是坐下當二流子，有座泰山也能吃倒它哩，那才真是窮！』

老婆婆叫小秀駁倒了，發着感慨：『如今這世勢，就是好活了你們這一把子年青人！』

『對嘛！婦女要解放，就是爲的這個嘛！』

小秀媽媽無話可答了。

正月十五，這是海娃和小秀結婚的日子，沒有請先生，也不測八字，是他倆個選擇的。因爲剛過了年，全村都在鬧紅火，吃好的，能好好高興幾天。

真是個好天氣，太陽紅嫩嫩地。海娃家的黃土院打掃的淨光，門口貼了一